

地区经济韧性对旅游发展水平的影响

孙荷洁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省南京市, 210046;

摘要: 本文选取 2010—2017 年 28 个省份作为样本, 采用熵值法构建了旅游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 同时以 GDP 为指标测度了地区经济韧性, 实证检验了地区经济韧性对旅游发展水平的影响以及影响的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 (1) 地区经济韧性显著抑制旅游发展水平; (2) 本文分析的地区经济韧性和旅游发展水平存在区域异质性。

关键词: 旅游业; 经济韧性; 区域经济

DOI: 10.69979/3029-2700.26.01.062

引言

经济韧性反映了一个地区在面对宏观经济冲击或衰退时所表现出的抵御力、复原力及调整能力。在当前国际与区域政治经济环境日趋复杂的背景下, 该议题逐渐成为学术研究关注的焦点。全球金融危机、新冠疫情以及俄乌冲突等一系列事件表明, 外部冲击对各地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造成的影响, 兼具全球共通性与地方特殊性。近年来, 中国在中美贸易摩擦与疫情冲击的双重考验下, 通过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积极有效的政府干预, 提升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优化了产业结构, 从而强化了区域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展现出显著的经济韧性。作为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旅游业不仅是推动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力量, 也是提升民众生活品质的关键现代服务业, 在促进经济转型和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地区经济韧性较强则意味着, 区域经济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高的调整恢复能力, 从旅游产业来看, 意味着宏观冲击下, 旅游业的发展依然不受显著影响。

旅游业以其广泛的产业关联、显著的经济效益和强大的就业带动能力, 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和改善社会民生方面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该产业的蓬勃成长不仅拉动了目的地相关行业的进步与劳动力就业, 也在文化生态与环境建设领域展现出独特价值。《“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明确指出, 旅游业应全面发挥其在服务民生、促进增收、创造价值和丰富生活方面的综合功能, 建设成为反映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幸福产业。因此, 持续提升旅游业发展层次, 已成为巩固脱贫成果、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当前学术研究多集中于探讨旅游业对经济增长、乡村振兴等单一维度的贡献, 尚未通过量化方法系统评估其在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过程中的具体作用。

本研究以中国大陆省级行政区为分析单元, 基于长时期、跨区域的时空视角, 重点考察 2010 年以来各省级经济韧性对其旅游产业成长水平的作用机制。这一探讨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经济韧性演变路径的理论认知, 也可为我国各地区提升抗风险能力与经济复苏能力提供政策启示, 同时为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开辟新的思路, 并为理解旅游产业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的角色提供学理依据与实证支持。

1 指标设计与数据来源

1.1 指标设计

(1) 地区经济韧性

对经济韧性进行准确测度, 至今仍是学术界持续探讨的核心课题。Martin 将经济韧性划分为抵抗、恢复及适应等多个维度, 并采用核心变量法通过测度前两个维度来反映区域整体韧性水平。这一理论框架在现有文献中获得了广泛认同。本研究参考该思路, 鉴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波动具有较高敏感性, 能够有效体现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差别, 因此选用 GDP 作为衡量经济韧性的关键指标。具体的测度过程首先从估算预期经济产出变化量开始:

$$(\Delta R_j^{t+k})^{\text{预期}} = \sum (R_j^t \cdot G^{t+k}) \quad (1)$$

其中, $(\Delta R_j^{t+k})^{\text{预期}}$ 表示地区 j 在 $(t+k)$ 预期时间内的经济产出变化量; R_j^t 表示 j 地区第 t 年的经济产出; 而 G^{t+k} 则表示全国层面的经济产出在 $(t+k)$ 时间内的变化率。接着, 计算地区经济韧性:

$$\text{Resilience} = \frac{\Delta R_j - (\Delta R_j)^{\text{预期}}}{|(\Delta R_j)^{\text{预期}}|}$$

其中, Resilience 为地区经济韧性; ΔR_j 是地区 j 实际的经济产出变化量; $(\Delta R_j)^{\text{预期}}$ 是地区 j 根据当年全

国平均水平计算的预期经济产出变化量。如果地区经济韧性值大于 0, 表明该地区经济韧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如果地区经济韧性值小于 0, 则表明该地区的经济韧性

水平地域全国平均水平。

(2) 地区旅游发展水平

表 1 地区旅游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属性	熵值法权重 (年平均)
旅游收入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百万美元)	+	22.82
	国内旅游收入 (百万元)	+	7.79
旅游规模	入境旅游人次 (万人次)	+	25.75
	国内旅游人次 (万人次)	+	7.16
	旅游从业人数 (人)	+	10.03
旅游基础	旅游景区数量 (家)	+	8.58
	星级饭店数量 (家)	+	7.73
	旅行社数量 (家)	+	10.14

1.2 数据来源

在地区经济韧性的测度方面, 本研究基于 2010 至 2017 年间的地区生产总值及其指数, 计算得出实际生产总值数据。在旅游发展水平方面, 鉴于 2010 年前各省份 A 级旅游景区统计资料不完整, 故将研究样本确定为 2010—2017 年间中国大陆 31 个省级行政区的数据。需要说明的是, 2018 年后的数据未被纳入研究范围, 主要是由于 2020 年后新冠疫情对旅游业造成显著冲击, 影响了行业发展水平的正常评估。本研究使用的旅游发展指数来源于《中国旅游年鉴》(2018 年起更名为《中国文化和旅游年鉴》), 其他指标数据则取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公报。

2 结果与分析

2.1 基准回归结果

为了检验本文的假设, 即地区经济韧性促进旅游发展水平还是阻碍旅游发展水平, 本文以旅游发展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 地区经济韧性作为解释变量, 构建了基础回归, 结果如下:

表 2 基准回归

变量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0.160** (-2.45)
常数项	0.281*** (9.33)
观测值	194
R ²	0.013

注: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1$

在基准回归的结果中, 地区经济韧性对旅游发展水平的影响系数为 -0.160 且在 5% 的水平下显著, 说明地

区经济韧性对旅游发展水平具有阻碍作用, 这与通常的认知不符, 我们认为可能是由于地区经济韧性较强的地区由于在制造业等领域具有较高的恢复力, 在遭受重大冲击的情况下, 可能不会以促进旅游业发展水平来作为恢复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相反, 地区经济韧性较低的地区, 由于制造业等发展水平较低/恢复力较差, 可能会大力推动旅游业发展, 以此作为恢复经济发展的强有力手段。

2.2 异质性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全国地区经济韧性与旅游发展水平的关系, 本文划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 测算地区生产总值、地区经济韧性以及旅游发展水平的平均值, 绘制成随时间变动的折线图。

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 整体而言, 各个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在样本期内都逐步提升, 其中, 东部地区和中地区上升幅度较大, 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缓慢上升。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 东部地区遥遥领先, 中部地区紧随其后, 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短时间难以追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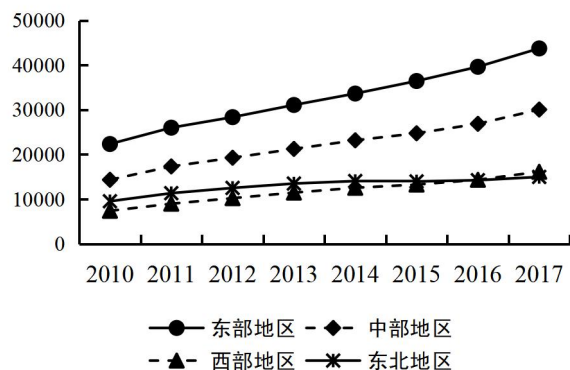


图 1 地区生产总值时间趋势图

从地区经济韧性的时间变化趋势来看,我国地区经济韧性发展呈逐年下降趋势,存在明显的非均衡发展特征。从绝对值来看,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经济韧性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而东北地区则近几年负向增长。我国疫情前的经济韧性水平就有下滑趋势,也揭示了疫情期间地区经济遭受重创的潜在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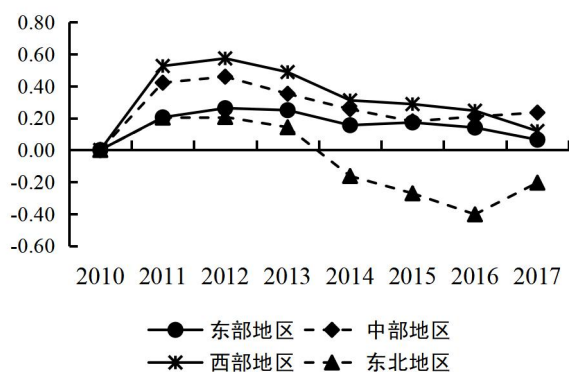


图2 地区经济韧性时间趋势图

从地区旅游发展水平来看,我国旅游发展水平地区差异较小。不同于其他地区,东部地区的旅游发展水平踟蹰不前,本文推测东部地区由于人口集聚和产业布局,导致旅游发展空间不足,通常是东部地区向外流动旅游,造成了东部地区旅游发展水平难以提升。东北地区旅游发展水平近几年逐步下降,2017年略有回升,东北地区基于气候和环境因素,缺乏旅游发展的沃土,因此旅游发展水平短时间难以提升。相反,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由于具有地理环境和人口疏散等优势,近年来在旅游发展上不断提升,有望依靠旅游业实现经济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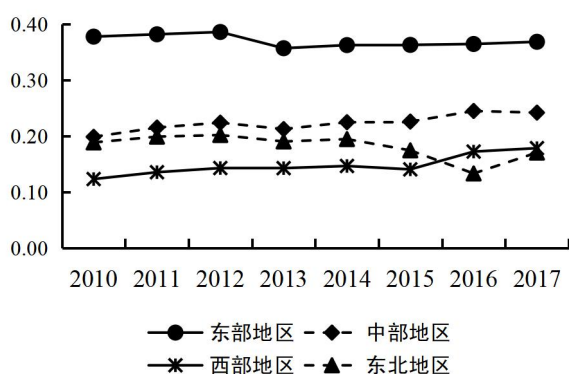


图3 地区旅游发展水平时间趋势图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采用核心变量法对各城市经济韧性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 OLS 回归模型分析了 2010—2017 年间中国省级经济韧性对旅游发展的影响机制,主要得出以

下结论:首先,区域经济韧性对旅游发展呈现出显著的抑制作用;其次,上述影响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本文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1)在研究视角上,首次将地区经济韧性与旅游发展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系统量化了二者间的内在联系,拓展了该领域的理论体系与实证基础;(2)在研究内容上,结合现实背景,揭示了经济韧性对旅游发展的非线性影响及其区域差异;(3)在研究方法上,通过引入熵值法,科学评估了变量间的内在关联,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与解释力。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旅游业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应通过优化政策环境、提升服务品质、深化供给侧改革等举措,构建政府、企业与社会多方协同的推进机制,充分发挥其在缩小城乡差距中的积极作用。具体而言,乡村地区应依托自然与人文资源禀赋,推动旅游与农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度融合,完善基础设施以增强旅游吸引力;城市地区则应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链协同与数字技术应用,实现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第二,鉴于经济韧性对旅游发展存在显著影响,各地在制定旅游发展战略时,应科学把握二者关系的复杂性,探索符合区域实际的发展路径,并有效引导旅游要素的合理配置与高效利用。第三,各地区应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东部地区可重点推进旅游创新与智慧化建设;东北地区应着力完善旅游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建设,以旅游为引擎带动社会经济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应结合新型城镇化进程,优化要素配置,推动旅游供需有效对接;西部地区则应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开发生态与文化特色旅游产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第四,经济韧性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特征。国家层面可通过建立区域协调机制,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与经济网络共建,促进地区间合作交流,充分发挥高韧性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与整体韧性提升

参考文献

- [1]江红莉,孙双玲,蒋鹏程.公共数据开放与城市经济韧性——基于政府公共数据平台上线的经验证据[J].经济纵横,2025,(09):94-106.
- [2]李方超,张文彬,方凯盈.生计资本视角下中国经济韧性的动态演进与驱动因素[J].商业经济,2025,(09):1-6+127.

- [3] 傅梦钰, 池仁勇, 蒋天颖, 等. 中国新质生产力与区域经济韧性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J]. 经济地理, 2025, 45(04): 221-231.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04.021.
- [4] 黄利秀, 翁梅. 不确定性冲击、地域资本与区域经济韧性[J]. 现代经济探讨, 2025, (03): 50-61.
- [5] 李勇辉, 栗焕德, 沈波澜, 等. 建设用地配置与城市经济韧性的动态演进及空间耦合特征[J]. 经济地理, 2024, 44(12): 91-100.
- [6] 马丽君, 敖烨. “东西”还是“南北”地区旅游发展差距大? [J]. 经济地理, 2023, 43(01): 206-216.
- [7] 刘民坤, 任莉莉, 邓小桂. 乡村振兴战略的旅游路径研究——准入门槛及其差异化选择[J]. 经济管理, 2021, 43(10): 173-192.
- [8] 王新越, 芦雪静, 朱文亮. 我国主要旅游城市旅游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与评价[J]. 经济地理, 2020, 40(05): 198-209.
- [9] 丁水平, 林杰. 地区经济发展对旅游增长影响的空间效应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18, 34(15): 154-157.
- [10] 丰晓旭, 夏杰长. 中国全域旅游发展水平评价及其空间特征[J]. 经济地理, 2018, 38(04): 183-192.
- 作者简介: 孙荷洁(2021-), 女, 汉族, 江苏省连云港市, 硕士, 研究方向: 产业经济学。